

# 行吟澤畔的中國文學

潘步釗

元朗裘錦秋中學

我常跟預科中國文學課堂上的學生說：我教中國文學有三個成功的指標。其一是理想的公開試成績，這是為了學生的實際利益、為了家長、為了學校，份所當為，不須忸怩作態；其二是我熱切期望學生在預科畢業時，比兩年前更喜愛中國文學；其三對於文學教育應該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學生畢業後，文學可以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使他們再不用上中國文學課，但仍然偶爾會閱讀文學作品，心有所感時，也會拿起筆來，作一首詩、寫一篇散文，用文字抒發內心的喜怒哀樂，看到人間種種悲歡離合，更懂得梳理和關懷。

這種對文學教育的期盼是太明碼實價和天真嗎？

天真，有時可以是教師衰頹疲憊時的一種靈藥。偶然，畢業後學生會輕輕蕩回一些文學熏陶的迴音，予我鼓勵：一個畢業生投身警界，參加警務署內部徵文比賽，得到冠軍，我天真地以為這與我兩年的創作教學有關；另一個遠赴瑞士修讀酒店管理學位課程，寄來明信片告訴我她困居雪山，寂寞無伴，忽然想起〈涉江〉中的屈原——「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天涯淪落，寂寞淒涼，不一定遠嵌在抽象和乾澀的文學史，當感動的種子播下，終有心靈悸動親近的一刻，即使遠在瑞士、或者遠在飄飄渺渺的先秦南楚；還有一個畢業後仍然寫作，一篇微型小說獲選入一份老牌文學雜誌的紀念合集；還有一個，不停地在網上發表小說，最近還與友人一起籌劃出版……。

在奔騰喧鬧的科技廿一世紀，或許最天真的期盼，是我仍深信文學教育的存在理由不是為了考試。雖然在教改的滔滔巨浪中，我們實在有太多現實的關心：增值指標、縮班殺校、漂流教師……問題已經直指餬口與辦學權的存亡，教學理想此時此刻或許變得有點蒼白。對於站在教學前線的我，當然感受到那份裂帛摧絲的現實鋒芒，但反躬自問，仍然堅持一種簡單的邏輯：我熱愛文學，過去數十年花了萬千青春浸淫其中，到了

有教授下一代的時候和機會，只重視他們如何考試，這未免叫人有「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的疑惑和惶恐。

北宋初年，歐陽修以身居主考官之優勢，扭轉西崑文風，令古文運動得竟全功。於此可見考試之為物，未必一定是異化和框限。公開試本屬中性的制度之常，就像載舟覆舟，都不是「水」的主觀選擇。反而是要怎樣才能走過公開試魔棒的巨大指點，需要教育同工更多的智慧和氣魄。最近在研討會上聽到有同工指有學生因創作詩歌計算入校內評估分數，產生壓力而減少了興趣，我真的感慨萬千。在危乎高哉的公開試前，似乎一切都無法不隱含變異的因子，令本來理所當然的都變得弔詭和難測。

除了公開試，課程改革強調要以學生為中心，這正合文學教育的根本要求。可是賞析的過程中，我們仍然要強調學生須通過各種途徑建立應有的識力，否則一味游談無根的賞析，徒令文學教育從背誦的鐘擺一端蕩向另一極端。2003年9月推出的中六中國文學新課程，本來就是對準這些焦點而設計，可惜近年教育改革實在有太多的變數與可能，令本已不簡單的問題變得更複雜。尤其令人擔心的是新高中三三學制為中國文學科帶來強大的變數。將來在新的科目組合要求下，會否有大量學校因行政理由而不再開設中國文學科，實在叫人關心和憂慮。作為推動文學教育的一員，我對這種「不問蒼生問權衡」的取態可能，感到無奈而痛心。事實上，新世紀的中國語文學習領域，膨脹速度之快、學習內容之繁複與多元，實在已經不是一個中國語文科所容易裝載得盡。如果將來中國文學科因太多學校不肯開設而最終要歸併入中國語文科，勢必令不少可貴而必須的文學教學內容和學習經歷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流失了。當中國語文科更傾斜向語文能力導向，其實和中國文學科的分工已經愈趨明晰，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在學與教的層面，當然有互為生發融入的關係和脈絡，可是如果含糊魯莽地用同一種眼光看待，就不幸地成為理解中國語文學習領域的一種錯誤。

也是歐陽修的話：「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沒有適切的文學教育，社會的損失是不能放在中港貿易、更緊密經濟合作或者減赤等政治經濟議題中還原和計算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生命中無法趨避，如何梳理抒發，直接關係整個社會的人文素質，存亡舉廢，應該體現出社會的集體理想和智慧。想到如果有一天，我們的下一代只知道、或者只重視中國語文作為溝通和商業交往的工具，而不知其曾經、並且亦正努力在沉澱積累整個民族文化的精華和情貌，我就深深感覺到文學教育已經到了行吟澤畔，等待著沉江前最後一聲嘆息的光景了！

執筆之際，剛巧考評局寄來「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的文件。讀到其中「考生表現」一節，內中有言：「期望他們修習本科之後，能與創作結成終身良伴。離開學校以後，仍維持創作的興趣與習慣，隨時以文字報喜、抒憂……把創作視為人生中的一大享受。」站在不同的崗位和角度，我們其實都有著相同的眼光和期望，聖人云其心同其理同，我期望無論是執科目興廢之權的校長，或者是奮勇奔赴的前線教師，甚至是熱心關懷的社會人士，都應該抱持相同的信念：教育的必須存在，是為了人類和社會的福祉，而不是為了協調和制度，更不是要塑造平均的社會分工。

## 《中國語文通訊》第67期(2003年9月)

### 王晉光〈三語處境港菲泉州人的口語習得問題〉

#### 勘 誤 表

位置	誤	正
頁15第一段行5	當中語音和 <u>認彙</u> 也有些微差別	當中語音和 <u>詞彙</u> 也有些微差別
頁16尾行2	菲律賓 <u>血</u> 州人	菲律賓 <u>泉</u> 州人
頁17尾行7	aemilingualism	semilingualism
頁17尾行2	餐館 <u>查</u> 闊	餐館 <u>老</u> 闊
頁17注7	永樂十五年 <u>分</u> 月甲申條	永樂十五年 <u>八</u> 月甲申條
頁17注8	永樂十八年冬十月乙 <u>巳</u> 條	永樂十八年冬十月乙 <u>巳</u> 條
頁18次標題2	<u>重</u> 港泉州人的多語處境	<u>香</u> 港泉州人的多語處境
頁19行1	形成小堂並立的 <u>厝</u> 面	形成小堂並立的 <u>厝</u> 面
頁19行13	十二歲以 <u>興</u> 歐港的	十二歲以 <u>前</u> 來港的
頁19尾6行	蘇浙學 <u>樣</u>	蘇浙學 <u>校</u>
頁20段4行2	有人出生於中文學 <u>樣</u>	有人出生於中文學 <u>校</u>
頁20最尾行	偏向於修讀中文的 <u>歷</u> 因	偏向於修讀中文的 <u>原</u> 因
頁20注21	2002年12月18日在香港浸會 大舉行	2002年12月18日在香港浸會 大學舉行